

台灣營養午餐之起源與形成過程之分析 (1951-1972) *

王婉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生

maggy2472she@gmail.com

摘 要

本文欲以 1951 年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救援基金會捐助脫脂牛奶為始，1972 年終止聯合國國際組織之援助，自行辦理營養午餐計畫為終，回溯台灣營養午餐之起源與供應初期，營養午餐的轉變與影響。本研究主要發現有四：第一，在歐洲的營養午餐係因應社會福利與援助的概念為前提之下，1951 年聯合國捐贈奶粉至台灣推定為營養午餐的開端。承續脫脂奶粉的捐贈，1960 年代的「午膳湯」計畫援助的單位與食材的來源較脫脂奶粉時期多元，同時培養學生營養與農業的概念。第二，1961-1964 年營養午餐在尋求並期待美方援助的同時，已從 1950 年代營養教育的宣導推廣，轉為積極主動籌劃實施營養午餐計畫。第三，1964-1968 年美國正式援助台灣物資，教育廳眼見國民義務教育即將實施，且營養午餐能夠有效提升就學率，因此向聯合國世界糧食方案提出五年計畫，然而因台灣退出聯合國，故於 1972 年提前結束。第四，如黃豆、小麥等等美援物資進入台灣時，營養午餐做為消耗食物的管道之一，在麵食推廣運動中，就實際供應層面而言，政府與美方共同扶植企業創立麵食公司，學校直設麵食中心規模化生產麵食，三方共同形成營養午餐的主食及菜色，使台灣人在飲食習慣上由米食專一變為米麵共食。

關鍵字：營養午餐、營養午餐計畫、美援、麵食推廣運動

一、前言：學校營養午餐研究現況與重要性

學校午餐是每天 180 萬國中小生在校期間師生必須共度的一餐，目前在台灣國中小學的學校團體供餐主要以學校公辦公營、公辦民營、他校中央廚房及團膳公司供餐為主。由營養師或午餐秘書開立菜單，學校廚房或團膳公司廚師在中午前準備好飯菜送至教室，學生自備餐盒和餐具，排隊由輪值的同學打菜，接著回到位子上準備開動。

「老師、同學，請慢用，開動！」這是現今學生在打好飯菜後最常說的開飯詞，餐盤上的三菜一湯，有時會搭配水果或乳製品，是經過營養計算，且符合各縣市規範的成本，讓學生藉由午餐攝取均衡的營養，保障孩子們健康成長。1960 至 1980 年代，營養午餐尚未全面供應，學生大多是從家中帶便當到學校，受訪者 A1 回憶就讀的學校沒有廚房，也沒有供應午餐，午休時間會讓學童回到家中吃午餐或者帶便當，午休結束後再到校上課。據 1961 年自國校畢業，現年 75 歲的受訪者 A3 表示，當時由母親準備便當，帶至學校的蒸飯箱中炊煮，內容通常為米飯、甘藷乾、青菜，偶爾才會有荷包蛋或豆干等蛋白質補充。

從何時開始台灣學生從自備午餐到校變成吃學校供應的午餐？其形成過程為何？營養午餐的型態究竟如何從自行帶便當，演變成現在能夠供應全國的團體供餐？除了供餐型態之外，營養午餐作為政府實施之政策，1951 至 1972 年間，在歷經戰後重建、美國援助及退出聯合國的背景下，有何變與不變？

有關學校營養午餐的歷史研究目前有三：吳仁宇（2013）以政府頒布之法規及政策為主要討論的對象，分為法規、補助餐費、人力與設備、供應營養基準與教育、管控與考核五大部分，並希冀藉由歸納政策至上述五種類別的狀況提供未來對於學校營養午餐的建議方針。吳佩陵（2015）爬梳 1951-2014 年學校午餐的形塑和發展，並透過文獻分析、半結構式訪談等方法，將營養午餐的歷史分為營養建構與飲食產業的互動（1951-1972 年）、因應社會需求的午餐產業（1973-1999 年）、學校午餐的營養與教育之再建構（2000-2014 年）三階段，是目前較為完整論述學校午餐歷史的研究。王文昕（2018）將營養午餐分為美援、1970 至 1980 年代工商業時代與學童午餐問題、1990 年代之後的肥胖問題等階段，以政府檔案與新聞報導說明社會變遷與學校營養午餐的關聯，和吳佩陵（2015）的分期大同小異。唯一差異在於 1990-1999 年，吳分析由於婦女勞動參與率高，使得學校午餐產生需求，進而產業化、一致化的過程。然而，王文昕（2018）則將 1990 年代至現今歸納成一階段，點出現時團膳供餐品質下降、兒童營養過剩等問題。

上述三則研究以不同研究方法和論述方式撰寫學校午餐歷史，吳仁宇（2013）雖為學術期刊文章，但將學校午餐之重大事件以條列式呈現，做為未來學校午餐政策發展之參考；而吳佩陵（2015）則為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王文昕（2018）則是投稿於歷史科普網站，對於學校午餐之歷史，以及背後的涵義之深度論述與研究目前仍尚未完成。因此，本研究參考上述之過往研究，透過蒐集報章雜誌、政府檔案與大型數據資料，並於 2023 年實施初步訪談，蒐集受訪者當時就讀國校或國小時自備便當或吃營養午餐的經驗（如表一），以回溯台灣學校午餐之供餐型態與意義之變遷，補足台灣餐食研究中，非家戶或餐飲場所的供應餐食型態。另一方面，期望藉由本研究之成果，理解台灣自 1951 年以來營養午餐起源與現況的緣由。

在名詞定義方面，本研究將 1951-1972 年之學校供餐定義為「營養午餐」，係因在校吃午餐的形式，主要仍以學生自備便當到校為主，學校於學生的午餐時間提供部分食物，為學生「補充營養」之意。1988 年由教育廳出版之「學校午餐食譜」將正式名稱訂為「學校午餐」，時至今日，學校供餐仍多稱或慣稱為「營養午餐」。本研究範圍以 1951 年為始，台灣省政府受贈奶粉供應各救濟院所；以 1972 年為終，係因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聯合國糧農組織停止援助，政府當年度決定自辦營養午餐。

由於營養午餐在各國的起源不同，可對照與比較台灣營養午餐起始背景與形成過程。因此，本文首先回顧營養午餐在英國、美國與日本形成之背景，再探討台灣營養午餐的起源與形成過程。台灣營養午餐的發展分為「台灣營養午餐的起源：脫脂牛奶與午膳湯」與「美國援助台灣營養午餐計畫」兩大部分，以脫脂奶粉和午膳湯為例，說明政府於美援前受國際組織的協助捐贈物資到學校，學生飲用脫脂奶粉與午膳湯的情形，接著闡述美國援助當下台灣營養午餐的形式與意義的轉變。最後說明麵食推廣運動對營養午餐的影響，分析政府透過營養午餐消化來自美國援助的大量小麥與麵粉，進而改變台灣人的飲食習慣。

表一 訪談資料表

受訪者編號	訪談日期	性別	年齡	就讀小學地點	就讀小學年代
A1	2023.10.11	男	60	台南	1971-1977 年
A2	2023.12.31	男	69	桃園	1962-1968 年
A3	2023.11.21	女	75	屏東	1955-1961 年

二、世界營養午餐的形成背景

本研究首先回顧歐洲、美國與日本營養午餐之形成背景，透過爬梳營養午餐於各國形成的脈絡，接著再與台灣營養午餐的起源與發展初期過程對話。目前為止，最早的學校供餐（school meal）源於 18 世紀末的歐洲，由美國物理學家 Benjamin Thompson 於福利機構供應貧童及窮人約六萬人食物，此被視為學校午餐的起源（Gunderson, 2003）。

（一）歐洲營養午餐的形成背景

Benjamin Thompson 原本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為英軍保皇派服務，原為物理學家的他，在軍中進行火藥實驗。戰爭結束後遷居至英國倫敦以表效忠，受軍方認可並於 1784 年獲得國王喬治三世授予的爵士爵位。1785 年搬遷至德國慕尼黑，受雇於神聖羅馬帝國選帝侯 Charles Theodore 的副官（Kellogg, Baynes & Smith, 1903）。為解決神聖羅馬帝國中的貧窮問題，他一邊創立福利機構僱用成人和兒童為德國軍人製作制服，教導機構內的孩子們閱讀、寫作和算術等學科並供應餐食，一邊進行熱力實驗研究。最終，1790 年代他發明出雙鍋爐、烤爐等能夠大量加熱製作餐點的設備，並且將加熱設備應用於其創立的社福機構中，研發出倫福德粥（Rumford's Soup）¹並設立援助機構施粥所（soup kitchen），倫福德粥內含大麥、乾豌豆、蔬菜及馬鈴薯，這道融合了各種食材的粥，味道雖然普通但禁得起長時間燉煮，能夠提供貧苦人家食用（Walker, 1996）。1799 年 Thompson 移居英國，延續其於德國實施的施粥所計畫，在英國利物浦有一街道名為「拉姆福德街（Rumford Street）」，係由於他在 1800 年代初期曾於此街附近設置施粥處因而得名（Ellis, 1875）。

由此可知，營養午餐結合「教育情境」與「膳食」兩種元素，也就是在受教育的時間提供的膳食，而供應的對象必須為兒童。此外，更重要的是 Thompson 在福利機構發起的營養午餐，能夠提供簡便的餐食使家境貧寒的童工溫飽，具有扶貧濟弱等社會救助與福利的動機。Thompson 重回英國時仍持續設法供應倫福德粥給窮苦的民眾，同時戮力於烹飪科學，為英國在推動社會福利的脈絡下，發展供餐系統奠定基礎。

1870 年代，英國實施《初等教育法》（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1870），希望 5-12 歲的孩童都能接受學校基本教育。然而，許多家庭因貧苦而無法準備餐點，導致學童營養不良，入學率也隨之低迷，因此由福利機構提供貧困地區兒童營養午餐。1879 年，曼

¹ Rumford 為 Thompson 之爵名。

徹斯特地區成為國內首個由學校提供午餐的都市，當時福利機構仍為供餐的主要角色。直到 1905 年，隨著孩童就學率提升，私人福利機構無法負荷大量就學人口的膳食，英國國會才通過《教育供餐法》（Education (Provision of Meals) Act 1906），要求地方政府解決公立小學學生供餐問題，此時已有 365 個慈善團體提供餐點給有需要的學生，可見從 18 世紀末以來由社福機構供應餐點的措施在英國各地具有普遍性。除了供餐法案之外，1941 年英國更成為世界第一個制定全國學校膳食政策的國家，該政策規範了符合學童營養需求的飲食指南，包含學校供應的餐食熱量為 1000 大卡、20 至 25 克優質蛋白質與 30 克脂肪的食物（Evans & Harper, 2009; Crawley, 2005）。雖無直接文獻顯示 Thompson 發明的倫福德粥與英國營養午餐的發展有直接關聯，然而仍可從施粥所的普設，得知於學校提供營養午餐之前，英國國內供應膳食予貧童的制度已相當健全，始能於學校供餐制度建立時發揮功能。

（二） 美國營養午餐的形成背景

美國發展營養午餐的背景與英國相似，1830 年代開始，美國國內發起了普及初等教育的運動，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撥出大量公有土地，建立公立中學及小學，實施免費義務教育。至 1891 年已有 26 個州政府訂定了義務教育制度，同時美國費城、波士頓與密爾瓦基市等三個工業發展地區，由民間組織自發性供應學童午餐，1918 年全國 48 州義務教育制度皆已上路。此時許多學者及教師紛紛提出學校供應餐食可增加學生的出席率，並且在民間團體及社會輿論之下，地方政府與教育主管機關正視學校供餐的責任，並擴大供餐對象的範圍，將不再受限於貧苦學童。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大蕭條的 1930 年代，美國政府為解決失業率過高及農產品過量兩大問題，由公共事業振興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提供學校廚房烹調及供餐服務的人力，農業部則供給學校農產品，一方面減少社會失業率，一方面學校廚房的人力亦不再吃緊，農產品也不會因為供過於求而價格下跌。自此，學校廚房為美國勞工提供數十萬的就業機會，美國學校午餐成為了調節農產品供銷的重要角色（Levine, 2013）。

從英、美兩國的營養午餐制度演進可以發現以下幾點異同：第一，兩國皆自民間救助貧童的組織或機構發起供餐的援助行動，爾後才影響中央政府訂定相關制度；第二，在工業革命影響烹飪工具與技術發展的脈絡下，兩國首次供應營養午餐的地點皆為發展工業的城市，本研究認為係由於工業區生產並製造大型加熱食物的工具，導致團體供餐的可能性提高，具有能一次供應大量餐點的設備與技術的特色，因此更能滿足當時國家普及教育體制建立所產生的供餐需求。

（三） 日本營養午餐的形成背景

在日文中營養午餐稱作「学校給食（がっこうきゅうしょく）」，給食的意思為團體供餐，日本主要分為工廠供餐、醫院供餐和學校供餐三大類。最初和營養午餐較為相近的是 1806 年陷入財政危機的江戶時代，會津藩校日新館引進學校午餐的制度，提供 600 名清寒武士家庭子弟米飯、味噌湯、醃菜（藤原辰史，2018）。目前較多文獻認為 1889 年日本山形縣鶴岡町創辦私立忠愛小學的僧侶利用化緣提供簡單的飯、魚與漬菜給家境貧寒的學童才是日本學校給食的起源。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鄉村地區因戰爭呈現民不聊生的狀況，農業為主要產業的縣市之學校或社區服務組織如廣島縣大草村的義務獎勵會、秋田縣高梨尋常小學等，供應免費的學校給食以救濟貧困家庭的兒童（吳仁宇，1994）。

1923 年，被譽為日本營養學之父的佐伯矩於關東大地震時，嘗試提供營養的餐點給三餐不繼的兒童，隔年與其他專家成立日本營養協會，培育營養學人才，後續 1930 年經濟大蕭條、1931-1934 年東北地區發生農作物歉收的狀況，因此佐伯矩提出〈關於學校給食意見書〉，希望政府能從經濟、健康和社會面向思考兒童缺少學校給食的問題，文部科學省於是在 1932 年頒布《學校給食臨時設施法》，由國庫補助三年共 210 萬日幣，供應貧困兒童的學校給食，以期改善各地學校供餐的狀況（藤原辰史，2018）。

從上述可知，日本在 1920 年代後，自帶有救濟性質的供餐，進一步結合營養學的概念發展學校給食，讓學生能在學校攝取適當食物份量以求營養均衡的午餐，以解決家中經濟狀況不佳難以攜帶便當到學校的困境。同時，在同化政策中的日台共學制度下，學校給食制度傳入台灣，1930 年學校衛生技師在一次台灣學校校長出席的座談會中，提出少棒隊中的青少年體型、能力都不具備「大和魂」，無法實踐「日本精神」，因此提出學校需供應午餐，在當中融入日本的飲食與文化，進而成為優良國民，展現「大和魂」所需要的能力與體魄（〈活氣溢ろ、濟美座談會〉，1930）。例如台北市旭國民學校在營養學專家的指導下準備營養午餐，其中當天的午餐食材有茼蒿、蓮藕、茭白筍及芋頭（〈すくすく育て坊や嬢や〉，1943）。雖然報導中並無詳細描述食材如何變成菜色，但可知其中茼蒿是從日治時期隨關東煮引進台灣的食物。因此，台人學生在學校給食制度中透過提供自日本傳進台灣的食物與飲食文化，才能擁有良好健康的身體，成為具備大和魂的理想國民。

據 1937 年就讀台中第一中學校（今為台中一中）學生回憶，全部學生須強制住在宿舍中，由宿舍提供日式餐點，如味噌湯、牛肉等，以效仿日本人的生活風習，結果「部分學生不習慣日式伙食及起居，而表達不滿和批評」（朱珮琪，2005：105）。另一方面，

1941 年台灣與日本內地施行國民學校制度，台灣總督府發布〈台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增置「養護訓導」照顧校內兒童的工作，取得養護訓導的工作則必須應考「學校衛生」，當中就有「學校給食」的項目，可見當時學校已有給食制度（〈養護訓導試験の檢定標準〉，1941：68）。從上述日本殖民政府於台灣實施學校給食制度，引入日本食物、飲食習慣與學校職務可知，當時總督府以學校團體供餐為手段，提供日本食物並使學生從營養午餐中學習日本文化，於殖民地中展現國族主義，然而，台灣人面對自己不熟悉、不習慣的食物，仍有抵抗的能動性。

二戰結束，1951 年美國與日本簽署《舊金山條約》後，隔年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終止對日本的占領與援助，日本雖恢復國家主權獨立的地位，學校卻也無法獲得自美國進口的剩餘農產品。此時學校午餐的供應出現危機，因此，1954 年日本制定《學校給食法》，透過國家力量規範各地學校午餐之制度，並藉由法制化的過程讓日本當地在不受美國的援助下仍能落實政策，持續穩定供應學生午餐（許銘欽，1995；徐良維，2012）。又，1956 年美國與日本簽署〈國際小麥協定〉以貿易而非援助的方式將小麥出口至日本，因此日本國內營養午餐的供應制度的建立受到美國剩餘農產品的影響，且美國援助日本的成功模式隨後轉移並複製於台灣。

自歐洲、美國與日本的營養午餐的起源與形成背景，歸納以下幾處異同：第一，三地皆以社會福利的觀點出發，於宗教、慈善等私人機構供應需要協助之貧弱兒童餐點。爾後政府公部門才制定相關學校膳食政策與法規，加強學校基礎廚房設施，使該國能夠平等、確實地供應營養午餐，消弭貧童溫飽的問題。第二，藉由學校供餐的制度化，讓孩童能夠不必擔心家中經濟而入學受教育，促進了三地初等教育的普及。然而，各國國內營養午餐最初供應地的緣由卻不盡相同，在英、美為烹飪技術與器具發達的工業地區如曼徹斯特、波士頓等地，而日本則是受戰亂之苦的鄉村農業大縣；受美國影響，日本在發展學校給食時，戰後的發展過程中帶有消耗農產品的功能，而此功能同樣在台灣戰後美援中顯現。

三、台灣營養午餐的起源與形成過程

在 18 世紀末期，世界各國相繼出現類似學校供餐的現象，並於 20 世紀中上葉制定國家級法律，落實學校供餐的政策。此節欲接續上文對於各國學校營養午餐發展之概念與制度化的觀察，分別針對台灣學校營養午餐的起源與形成過程兩部分進行探討，說明台灣營養午餐起初之供餐型態、食材來源及政府實行之措施，並結合前文提及之過去研究的說法，分析台灣營養午餐起源的樣貌，以及其所在之時代背景。

前行研究對於台灣營養午餐的起源有以下兩種說法：一為 1951 年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救援基金會捐贈脫脂奶粉，二為 1957 年教育廳與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合作，選定屏東縣三地、佳平、北葉、石門及桃園縣介壽等五所山地國民學校作為「營養教育示範國民學校」，學校實施計畫性的營養教育外，更教導學童親自種植蔬菜，加上政府贈贈之酵母菌及脫脂奶粉，以及學生自費購買的海帶、小魚乾等食材結合製成濃湯（孫金泉，1986；吳佩陵，2015；王文昕，2018）。

（一） 台灣營養午餐的起源：脫脂牛奶與午膳湯（1951-1961）

以下將探尋台灣營養午餐起源，對照前行研究台灣營養午餐的討論，說明政府於 1950 年代計畫性的供應學生外援而來脫脂奶粉與酵母粉混合而成的「午膳湯」，亦為營養午餐的起源。而這兩種食材因國際援助引入校園，成為增進學生營養的補給品，進一步分析台灣營養午餐在國際政經體制中在地性的呈現，亦構築了台灣人對於營養午餐和身體的特殊記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利用美援作為政策的工具，求得經濟穩定後，再持續推動台灣的現代化、工業化。1950 年朝鮮半島爆發戰爭，台灣位居戰略要地，因此美國以援助台灣企圖鞏固防線。隔年，美國新訂《共同安全法案》（Mutual Security Act），可自援助款項中挪移部分採購國內剩餘農產品，以較低價格販售至受援國家，接獲款項後可用於受援國進行各項計畫（趙既昌，1985）。台灣於 1951 年經濟狀況平均每人所得為 1,582 元，而平均消費支出 1,157 元，消費佔所得平均高達 76%（行政院主計總處，2022：13）。表示人民當時必須將所得多用於日常生活之消費，難有額外的支出與儲蓄。加上二戰後國際營養學者主張，各國當時的營養問題與社會經濟、貧窮有密切關聯，因此提出的解方之一為供應脫脂奶粉給學校學童（Hardy, 1995）。因此當 1950 年代初期亟需國際援助而來的物資，而營養午餐是其中重要的一項。於是台灣在 1951 年受到加拿大政府透過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救援基金會之援助，撥贈台灣省政府 5,000 噸奶粉，其中配發救濟院所 700 噸。以台北菸廠為例，供廠內設置之托兒所家境貧困兒童、附近貧苦兒童、孕婦、哺乳中婦女各 50 人等補充所需營養（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菸廠，1951）。另外於 1959 年八七水災之重災區中部縣市增設牛奶站 50 站，分別為彰化 25 站、南投 10 站、苗栗 8 站及台中 7 站（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60：125）。

不僅濟弱扶貧，政府試圖將營養學的觀念伴隨脫脂奶粉進入偏鄉校園中。1954 年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為了促進學生身體健康，結合各領域專家，成立食物營養教育委員會於全省國民學校推廣營養教育。教育廳擬定的營養教育計畫項目如下：攝製食物營養常識電影、編印食物營養手冊與掛圖、中南部各級學校水果樹苗種植推廣、教科書內有關營

養常識資料之修訂、屏東山地八校酵母片試驗等，同時與農復會等行政院部會研議學校營養午餐的供應計畫（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59：88）。1957 年舉辦全省營養教育巡迴展覽會，向全國國校校長、教師短期講習。同年，由農復會選定屏東縣三地、佳平、北葉、石門、桃園縣介壽等五所山地國民學校作為「營養教育示範國民學校」，供應學生每人脫脂奶粉 30 克。台灣人在日治時期飲用的乳品以煉乳稀釋的奶水為主，較無奶粉沖泡的習慣，因此當時政府更研擬脫脂奶粉貯藏及調製方法，教導使用者貯藏、調製脫脂奶粉，以及妥善處理牛奶飲用事宜（孫金泉，1986；洪麗雯，2011）。選定營養教育示範國民學校為 1957 年農復會推動食物與營養計畫工作項目之一，希望藉由飲用脫脂奶粉與推廣營養教育來改善學童的營養，之後增加推廣學校的數量，進一步延伸至偏鄉的社區中。

雖有脫脂奶粉的引入讓貧童及病弱者補充營養，但當時台灣無飲用牛奶的習慣，消費不甚普及。戰後乳業的「外援奶粉」供給數量並不穩定，民眾實際消費相當有限，至 1950 年代中期，台灣人的乳類攝取量仍然非常低，每人每日僅約攝取 1 公克奶類，可見當時並無飲用乳品的習慣（陳玉箴，2017）。獲得美國與國際慈善機構援助而來的牛奶，對於學生而言反而成為另外一種困擾，時任國校教師的孫金泉便回憶當時的情景：「學校把學生不喝剩下的脫脂奶，一大桶一大桶的往水溝倒……我家經常飼養十多隻的肉豬，我母親就用大家不愛喝而剩下的脫脂奶餵豬呢！」（孫金泉，1985：9）可見政府依附或接受國際援助，將營養品引入校園與家庭中，但民眾對於乳製品的接受度卻不高，消費量不如預期。直到 1950 年代後期自美國進口廉價奶粉與政府扶植乳業雙管齊下的措施下，民眾逐漸培養喝牛奶的習慣。

從優先供應脫脂奶粉，並指定為「營養教育示範國民學校」的地點選擇，與前文之英國、美國與日本三國國內營養午餐起源地區比較，可發現日本和台灣考量較為相似，多自貧困、偏遠的山地或鄉村地區，以援助貧童提供飲食為優先；而英國與美國則以人口稠密的工業地區作為學校供餐之起點。由 1950 年代教育廳的各項營養教育推廣政策項目，可見在正式的營養午餐計畫推行之前，政府欲從營養教育的觀點切入，舉辦各式活動並製作文宣，以培養人民普遍的營養知識，同時搭配撥贈脫脂奶粉，選定偏鄉學校為營養教育示範學校，推行成功後再擴展至其他偏鄉學校及所在社區，希冀改善偏鄉學童的健康問題，以及鄉村整體的營養狀況。

推廣牛奶的計畫實行至 1960 年初期，農復會展開午膳湯計畫，利用校內可耕地讓學童種植蔬菜，收成之後配合政府撥贈的脫脂奶粉與購贈的酵母菌，加上學生自費購買之海帶、小魚乾或豆類製品製成濃湯，供學童佐餐（孫金泉，1986）。前文提及的五所營養教育示範學校推測應為首波推行午膳湯的單位，至 1962 年有 98 所營養教育示範學

校供應午膳湯作為學童自備便當外搭配的湯品。由此舉措可知待供應脫脂奶粉照料學童等族群逐漸穩定之時，政府仍希望民眾不可過度仰賴援助，需要自立自強達到營養均衡的目標，因此試圖在學校種植蔬果，成為午膳湯的食材，而其他原料仍為國際組織、政府部門與宗教團體捐贈：

熱湯中部份蔬菜及水果由學校果園中所出產，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免費供應廿二平地國校之脫脂奶，基督教福利會免費供應卅五個山地及鄉村學校的麵粉與玉蜀黍及卅五個山地學校的奶粉，省政府、台糖、農復會免費供應酵母粉……（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61：122）

自熱湯的食材與來源看出部分學校接收國際援助組織援助之脫脂奶粉、麵粉、玉米等乳製品與主食，仍需要自行教導學生種植蔬果，並接受國家政府及附隨組織提供的酵母粉，可見熱湯計畫中，援助的單位與來源多元且並非被動的等待接受援助，而是得自行種植蔬果，並培養營養與農業的觀念。

前文提及歐洲 19 世紀研發的濟貧食物倫福德粥，連結台灣美援時期供應營養湯品的型態，可見午膳湯這般將各種食材放入同一道料理，不講究味道或烹調方式，能久煮成湯或粥的形式，讓人能即時獲得營養與溫飽的食物，相當常見於人民生活較為困苦的年代。王文昕（2018）推論其概念承襲了歐洲社會救助與福利的傳統，提供脫脂奶粉給當時貧困的學童，讓家中經濟能力不足以供餐的孩子能在學校獲得溫飽；劉志偉（2011）指出戰後美援及當地政府善用各項物資，設計出許多種「湯」，食材則由其掌握到的救援食物項目決定，提供的湯在英文稱為「什錦湯」（soup mix）。自古羅馬時期，平民的主食就是稀粥，加入油、粗劣的蔬菜和魚，在沒有公共烤爐的情況下烹調，無法烘烤麵包的民眾則會食用稀粥（Maguelonne, 1992）。15 世紀的食譜中，近似營養湯的字為「restaurant」，不是現今指稱的餐廳，而是以現宰的閹雞肉加入金幣，放入煉金士的玻璃壺中烹煮而成的肉湯；狄德羅（Diderot）的大百科全書中，以醫療術語來列舉「restaurant」是一種「有助恢復健康的物質」（Spang, 2007）。1430 年前後，歐洲農民會在大鍋上將穀物混合水或牛奶長時間燉煮，麵包和慕斯（mus）構成大眾飲食的主要部分，城市救濟貧民的機構菜單中，顯示慕斯是由穀粥加動物油煮成，肉類就是宰殺年老的馱獸煮成肉湯。1482 年薩克森諸侯頒布的法令，規範負勞役義務的附庸，其飲食依工作日分為「肉食日」、「星期五」與「齋戒日」，三種日子肉與蔬菜比例不同，不過共同點為都有湯和麵包，與當時家庭中吃粥的習慣相比更加營養，而此時的湯就是肉、蔬菜、蘑菇和穀物熬煮而成（Hirschfelder 著、陳志成譯，2004）。相較於麵包需要使用長時間的柴火烘烤，稀粥或什錦湯則是將許多食材綜合煮成，不需使用太多柴火，因此食用粥或麵包，看得出當時社會階級的貧富差異。以「restaurant」的脈絡來看，熬煮而來的肉湯是營養

的食物，一般民眾甚至是貧民可以吃粥來果腹，或粥或久煮的什錦湯經常作為濟貧食物，是人類延續幾個世紀以上的飲食習慣。

歸納脫脂奶粉與午膳湯的計畫發展，吳仁宇（2013）認定國際組織捐贈脫脂奶粉為台灣營養午餐的開端，然而劉志偉（2011）透過國際政治經濟體制的框架，觀察台灣受到美援的影響，認為農復會藉脫脂奶粉等物資的援助，在農村地區與校園中設置牛奶供應站，基本上只能視為學童在校時可飲用的營養品，而非具有主食、副食、湯品等數道菜所搭配完整的一套正餐（real meal）。歸納上述各國與台灣營養午餐形成背景，及考究台灣營養午餐起源之前行研究，吳仁宇（2013）與孫金泉（1986）皆以歐洲的營養午餐係因應社會福利與援助的「概念」，認定聯合國捐贈奶粉至台灣為營養午餐的開端。劉則強調其供應餐點的「形式」，即便是後來 1960 年代的「午膳湯」，都不是完整主、副食搭配，尚不足稱為完整的餐點。

從上述分析台灣營養午餐的開端，係來自國際組織或美國援助而來的物資，在概念上承襲歐洲營養午餐社會救助的概念，政府亦試辦計畫來穩定且持續的供應學校及相關機構物資，而事實上學生仍須自備便當。1950-1960 年代，便當中多為甘藷乾摻和米飯為主食，再配上蘿蔔乾，對於當時的家庭而言，蛋或豆干是珍貴的蛋白質來源。因此，如脫脂奶粉、麵粉或小魚乾等美援的食材，充其量只是用來補充便當中不足的營養。

（二） 台灣營養午餐的形成過程

政府在午膳湯計畫之後，進一步制定營養午餐計畫，開展學校營養午餐供給的設備與各項政策，形成校園供餐中的營養論述，藉此來加速美援物資的消耗，同時建立校園供餐制度，培養國人對於營養的基本認知。以下將分為 1950 年代至 1964 年美援正式進駐前政府試辦的營養午餐計畫，以及 1964-1972 年間與美國國務院簽訂的援助計畫，共同制定學童營養午餐計畫兩部分進行論述。

1. 籌備與宣稱：美援之前的營養午餐

美國援助台灣的模式來自於日本。1950 年代美國國內糧食大量生產，於是與其他缺乏糧食的國家簽訂援助協議，傾銷農產品，也使陷入飢餓問題的國家解除危機。日本在戰後同樣面臨學校給食斷炊的危機，日本為美國盟軍佔領時期，麥克阿瑟將軍請求美國政府輸入大量救濟物資，希望每日中午能提供學童免費麵包，政府於 1945 年 12 月頒布〈學校給食普及獎勵案〉，讓運作困難的學校給食能持續供應（Morgan, 1979；曾坤暘，1985）。另一方面美國國會於 1954 年通過了〈農業貿易發展與協助法案〉（Agriculture

Trade Development and Assistance Act），也就是〈480 公法〉（Public Law 480），允許外國政府透過美援管道以當地貨幣購買美國剩餘農產品。而美國藉由〈480 公法〉援助的亞洲首站便是法案通過前即合作的日本，撥贈麵粉與脫脂奶粉用於學校給食，讓學校給食更加穩定（劉志偉，2011）。

因日本模式成功，1961 年美國對外政策轉向積極，對台灣供應剩餘農產品，如黃豆、小麥、麵粉、脫脂奶粉等並發展營養午餐計畫，政府部門如農復會、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開始共同商討擴大舉辦營養午餐的計畫。誠如前文所述，台灣雖早在 1950 年代欲培養師生營養與食物、衛生等營養午餐的知識與觀念，然而，營養午餐除了軟體面的觀念養成，最迫切的莫過於經費、人力與設備等實務，美國援助的農作物不足以使學校烹煮成完整的一餐，學生必須自行負擔副食如肉類、蔬菜類等食材費用，對於當時的台灣家庭的經濟狀況而言有些許困難。另一方面，時任省議員王國秀於質詢時指出：「最近農復會與美援會研究推行供應學生營養午餐，暫定為 15 萬學童參加，按每校 750 人計，共供應 200 所學校，每校建廚房一所約一千萬元，但教育廳本年度預算僅列有卅萬元，不夠此項計劃的實施，希望多撥經費配合。」（〈教員生活清苦情緒低落 省議員促速訂獎勵辦法〉，1961.06.17）1960 年代廚房電氣化之前，電鍋等家電對於一般家庭為奢侈品，婦女或餐飲業者多習慣以爐灶或瓦斯炊煮，不講求營養衛生，與具有學校廚房營養午餐的製備技術的專業廚師仍有一大段落差（秦先玉，2013）。因此學校若欲成立午餐廚房，需要大筆經費來配備大型炊煮工具及聘任員工烹調。從省議員質詢可知，教育廳預算僅有三十萬元，中央政府的財政捉襟見肘，營養午餐在營養教育推行幾年之後窒礙難行。另一方面，在諸多困境中，農復會試圖撥出經費，於 1961 年建造 33 間廚房並配有烹調設備、衛生教育訓練與督導。隔年 7 月，農復會與省政府持續編列擴大建設學校廚房之預算，預計有 168 所學校廚房完成，約 24,000 名學童受惠（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61：123）。此時各地已有學校與農復會、地方政府合作試辦營養午餐，如報導中所述：

農復會於下學期（1963 年）起擇定台北縣山佳、柑園、三峽、青潭、萬里等五個國校共 6,480 人先行辦理，協助供應學童營養午餐，如成績良好，則將擴大辦理。……每一學童饅首二個、牛奶一杯，副食費用每一學童收費一元五角，全部充作買菜之用，其餘人工、燃料等費用由各校負擔。業由台灣基督教福利會同意撥供營養麵粉、長壽麥、奶粉及食油，另外天主教福利會亦將協助此項計劃，農復會、台北縣政府已決定撥款廿五萬五千元分配五個國校，補助興建廚房及各種用具，以配合實施供應學童營養午餐。（〈學童營養午餐 北縣五國校 下學期開始〉，1962.12.13）

由上述報導可知，除副食費用由學生負擔外，主食則仍延續 1950 年代由國際福利機構協助捐贈，其他皆為學校或地方政府自行規劃經費，供應學童營養午餐。例如 1963 年基督教會將停止援助國校營養午餐之物資，因此教育廳預計補助全省 100 所國校營養午餐計畫，然而財政廳卻以「財源配合無著」擱置，於是桃園縣議會建議縣政府為轄內的學童，爭取參與省政府教育廳營養午餐計畫，以獲得教育廳補助（〈桃園議會縣府，向教育廳爭取學童營養午餐〉，1963.04.12）。

從地方政府議會的質詢可知，1963-1964 年為國際社福機構即將停止援助，美國尚未應允進口廉價物資之時期，農復會與其他部門合作之營養午餐計畫，成為地方政府欲爭取轄內國校受益之資源，深怕陷入國際社福機構與美方的援助兩頭空的困境。另一方面頻頻致力宣傳佈達營養午餐的施政，加上宣稱若成效良好可擴大辦理等說法可知，在美國正式通過對台營養午餐計畫前，農復會透過自行與其他政府部門籌措預算於學校試辦營養午餐，以期盡速獲得美國援助。此外，學童營養午餐在此時已經突破 1950 年代後期的「午膳湯」的狀態，在 1964 年開辦營養午餐後，學校在供餐時提供至少主食一份與副食一份，而非僅將全部食材煮成一碗湯。

綜上所述，1961-1964 年美援正式進駐前，營養午餐供應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學校供應的餐點中具有主食與副食之概念，雖然與現今學校午餐三菜、一湯、一主食的形式仍相去甚遠，且食物份量搭配、營養基準與供餐實務，尚不成熟並無法對應；第二，政府單位政策轉變，在被動尋求並期待美方援助的同時，已從 1950 年代營養教育的宣導推廣，轉為籌劃實施營養午餐計畫。此時政府籌辦計畫、增設廚房等措施，是欲將學生自行準備便當的形式，變成由學校廚房與專業炊事人員供應全部菜色的企圖心。

2. 美國援助台灣營養午餐計畫

隨台灣逐漸走出戰後民生凋敝的狀況後，1963 年基督教福利會亦逐漸修正其救濟計畫，隔年將轉向針對孤兒院等貧童進行援助（〈基督教福利會決定 自今秋九月起 停供營養午餐〉，1963.03.24）。因此，政府在等待美援的到來前，執行營養午餐政策的訴求已經逐漸改變，從仰賴國際慈善組織單向捐贈的概念，正式走向美國援助、學校栽種農作物、學生自行負擔部分食材多方共同生產的運行模式，讓學校以自行生產、負擔部分食材搭配捐贈的物資，不過度依賴外界的援助。

1964 年 6 月，美國國務院批准台灣獲贈 570 萬美元等值的 4,719 萬磅麵粉、6138.5 萬磅長壽麥、760.8 萬磅奶粉、200 萬磅黃油，由台灣天主教福利會、基督教福利會、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救援基金會，會同內政部、省政府社會處及地方政府辦理分配調撥物

資事宜（〈美將在本年贈我億磅食品 由教會轉地方政府分配〉，1963.07.19）。這些物資將分配予一般貧戶、外島居民、參與學校午餐計畫的學校兒童、托兒所兒童、救濟所，以及設有營養或牛奶供應站地區的居民。處理美援事宜的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會副主委李國鼎和國際開發總署駐華美援公署白慎士（Howard L. Parsons）於台北臺灣銀行舉行簽字儀式，展開為期兩年的學童營養午餐計畫，將原本「營養教育示範學校」改為「美援學童午餐計畫學校」（〈供應二十萬學童午餐 九月開始實施〉，1964.07.07）。同年 10 月 16 日，桃園縣龜山鄉龍壽國民學校舉行之台灣省供應學童營養午餐開辦典禮最為人所熟知，由省府主席黃杰擔任典禮主持人，美國大使萊特應邀參與儀式，將象徵美國援助，有著「中美合作」圖文印刷的麵粉袋象徵美援營養午餐物資贈與省政府主席黃杰，而黃杰再把營養午餐的樣品，致贈給該校學生代表陳宗燦（如圖一）。據報導指出，教育部長黃季陸、農復會主任委員沈宗瀚、省府財政廳長周宏濤、教育廳長潘振球及地方首長和民意代表等，台美雙方共計超過百位政府官員參加開辦典禮，美國亦相當重視此次營養午餐的開辦（〈供應學童營養午餐 昨在桃縣行開辦典禮〉，1964.10.17）。



圖一 台灣省供應學童營養午餐開辦典禮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1964）

該計畫訂於 276 所國民學校辦理，使 20 萬名國中、小學生受惠，受益學校以礦區、漁鹽區、高山及農村等偏鄉地區為優先，其中離島連江縣、金門縣、澎湖縣皆於 1964 年 9-10 月間開辦營養午餐：澎湖縣於 9 月 1 日起開始供應約 1 萬名學童營養午餐，是全省接受午餐最多學童的縣市（〈澎供應學童營養午餐 定九一起開始舉辦〉，1964.08.20）；金門第一期實施計畫下，全縣受益學童 2,998 人（〈本縣下月試辦學童營養午餐〉，1964.08.24）；連江縣 10 月 31 日舉辦縣內學童營養午餐開辦典禮，將有四所中、小學校共有 650 名學生接受營養午餐，由農復會輔助營養米、麵粉、植物油和脫脂奶粉等（〈學童營養午餐今行開辦典禮〉，1964.10.31）。

而舉行全省性開辦典禮的桃園縣龜山鄉龍壽國民學校（今桃園市龜山區龍壽國小）至今仍為教育部認定之偏鄉學校，以及上述離島開辦營養午餐先於台灣本島各縣市的情況可知，由中央制定的全國性營養午餐計畫，選擇以偏遠及離島等資源較為不足之地區開始。政府與各縣市之學校共籌措新台幣 9,300 萬元，興建廚房與添置設備。計畫中強調不論財力如何，將獲得等量配給，若有萬一無力償付之情形，將有省教育廳的週轉金為之支付。每一學童每日可獲得 100 克麵粉、60 克長壽麥、30 克奶粉、12 克食油，另由學校配給副食。除貧苦者外，家長須負擔每月 15-25 元左右的副食費用（〈廿萬學童九月份起 可獲營養午餐供應〉，1964.08.07）。據當時就讀龍壽國校三年級的受訪者 A2 表示，開辦營養午餐時，每人每月費用約 25-30 元。上午吃點心牛奶和餅乾，中午提供主食饅頭、麵條或麥飯三種，一道副菜和一碗湯。

綜上爬梳營養午餐首先開辦的地區為離島及偏鄉，並且於偏鄉學校舉行全國性開辦典禮，以及貧苦者之家長副食費用減免的情形來看，1960 年代中期獲得美國援助之營養午餐計畫，仍具有濟貧的功能，連結至 1950 年代於受水災災情影響嚴重的中部縣市設立牛奶站，以及選定偏鄉學校作為營養教育計畫的示範學校等舉措，發現於營養午餐於全台普及前，政府將有限之資源長期並優先提供給需緊急救難、資源缺乏的地區。

1965 年台灣省政府首長會議中，「教育廳廳長潘振球提出因國民學校午餐計劃實施以來各縣市均有良好反應，希望能擴大舉辦，並擬定兩案請裁決：甲案，每年增加廿萬人；乙案，每年增加十萬人」。而財政廳長則表示省庫有限，因此決議乙案，每年增加 10 萬人通過（臺灣省政府，1965a）。不論美援之前或開辦後，補助各縣市或執行中央政策，都可自會議紀錄中發現當時政府的費用無法全力配合營養午餐的計畫，僅能選擇較為消極或較無負擔的方案持續執行。另一方面，就當時台北縣柑園國校的師長分享辦理營養午餐的經驗，可知柑園國校自 1964 年即開辦營養午餐，每月會向學生收取副食費 25 元（李傳登，1971）。若以 1971 年每人一年平均支出共 9,687 元²來計算，一年收取的副食費大約為 3%，實屬合理，但當時勞動人口多從事第一級產業，又家庭內就讀小學的子女應不只一名，因此推測午餐費用對於中下階層的家庭而言會是一筆不甚輕鬆的支出。由上述政府的會議與學生須繳交的費用來看，營養午餐對於國家財政及學生家庭而言都陷入困境。不過政府仍然決議持續執行，就是為了要讓美國持續援助物資，讓營養午餐得以運作。

1965 年為美國首波援助台灣的營養午餐計畫第二年，黃杰積極與美國商談援助事

² 依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總體統計資料庫（<https://nstatdb.dgbas.gov.tw/dgbasall/webMain.aspx?k=dgmain>）「國民所得統計」與「平均每人統計結果」之查詢結果。

宜。9 月對內召開的台灣省政府首長會議中，希望美國國際開發總署駐華美援公署代理署長 Gerald H. Huffman，隔年回美國前與省府舉行一次會談爭取〈480 公法〉每年擴大 10 萬人營養午餐計畫的援助（臺灣省政府，1965b）。同年 10 月 Huffman 與黃杰會談有關學童營養午餐問題，決議由政府提出兩年計畫，待美國政府同意後實施（臺灣省政府，1965c）。1966 年 6 月 30 日第一期計畫結束之時，美方決定繼續支持台灣營養午餐計畫，提供免費物資至 1968 年 9 月，並同時擴大供應學童午餐，以持續改善全省國校之學童營養，促進其身體健康。而美方同意由國際開發總署撥給台灣 4,283 公噸的物資，供給 368 所共 25 萬名學童（〈學童營養午餐計劃核定〉，1967.08.20）。從此兩次首長會議可以發現，時任省長黃杰在營養午餐開辦第二年便未雨綢繆，希望能與美方協調持續於〈480 公法〉中爭取提供營養午餐物資以增加受益學生人數，因此積極與美方接觸，以求獲得協助。

於是政府更持續籌撥經費來補足學校廚房與設備，1967 年核撥 731 萬 5 千元，作為充實國校學童營養午餐設備的經費。此一款項中 358 萬元係由經合會撥贈，餘由省府及縣市政府籌措配合（〈省府決撥七百餘萬 充實營養午餐設備〉，1967.01.24）。雖為政府規劃預算予學校籌建供餐之硬體設備使用，不過將近一半之經費仍由前身為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的經合會提供，可見不僅營養午餐計畫，學校廚房供餐所需之硬體建設，經費來源亦為美國援助而來。無論設備或物資，台灣當時沒有足夠預算來負擔辦理營養午餐，若無美方支持，營養午餐將陷入斷炊的窘境，因此省長黃杰、教育廳長潘振球等官員主動向美方商談，希冀能持續援助營養午餐。

1968 年 9 月，美國援助營養午餐物資計畫正式到期，由政府接辦一年，由於所需經費相當龐大，擴大供應營養午餐所需食物，所以政府向世界糧農組織申請「世糧方案學童午餐計畫」，除 25 萬名國小學童五年份價值 1,858 萬餘元食物外，還包括國中以上六萬餘人份食物，並提供麵粉、脫脂奶粉、植物油、丹麥魚罐頭及蛋粉，並將物資用於偏鄉學校辦理營養午餐使用（〈學童營養午餐計劃 下學期擴大辦理〉，1968.11.17）。「世糧方案學童午餐計畫」參與學校高達 431 所共 25 萬名學生，原可望獲得物資至 1974 年，然而因台灣退出聯合國，故於 1972 年提前結束（孫金泉，1986）。

營養午餐在開辦後，自補充營養、濟貧扶弱的概念，至精確計算營養成分與食物份量的菜色，使得台灣學童的體格有相當的增長。例如 1963 年，新竹縣湖口國校在試辦營養午餐一個月後，針對四年級學童抽量體重，男性學童平均體重增加 0.59 公斤，女學童增加 0.61 公斤，較前兩個月再增重 0.22 公斤（吳敏樹，1963.01.22）。台灣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調查 22 所供應營養午餐及 22 所沒有供應營養午餐的國校學童身高、體重及其他疾病，根據三次的調查發現，學童平均身高男女各增加了 7 公分與 8 公分，體

重也上升 2-3 公斤，報導中指出雖然不供應營養午餐的國校學童，在身高、體重方面也有相當增進，但不及供應午餐國校學童進步顯著（〈國校供應營養午餐 學童健康顯著增進〉，1966.06.07）。從上述可見 1950 年代初期營養午餐試辦計畫至 1972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世糧方案學童午餐計畫結束為止，台灣透過在校內全體性的供應午餐，讓孩子能夠不論家庭背景、經濟狀況，都能夠公平地享用午餐，營養午餐的意義在於不僅能填飽肚子，亦能從中獲得健康的身體。

就美國援助台灣物資，開辦營養午餐之後，此階段供餐意義、政府態度及供餐模式有三層面上的轉變：第一，從供應午膳湯讓學童作為自備便當外搭配的湯品，皆為補充營養所用，到了 1955 年選定營養教育示範學校，學童開始學習種植蔬菜，並全面培養教師、學生營養知識，使得營養午餐不只作為補充營養的一餐，而是具有學習農業、營養等知識的一種機會。第二，1950 年代後期政府於國際援助青黃不接之時，民意代表呼籲上位者能爭取資源與預算，顯示了不能再仰賴外界援助，另一方面，為了使美國援助台灣而做足準備，除前一點所說培養營養知識外，更在試辦營養午餐期間撥出大筆預算，建設學校廚房與設備，以期美援正式進駐時，大批物資能有健全的烹調硬體因應。第三，供餐模式亦從補充營養的牛奶至烹煮綜合各種食材之熱湯，再演進成經過營養成分計算之一主食、一主菜、數道配菜等菜色，且從單一單位、單一食材的援助，到 1964 年開辦營養午餐時，午餐食材來源已由國際組織、美援、政府捐贈及學生自行種植、家長負擔等多元管道組成。

四、營養午餐中的麵食推廣

上述分析營養午餐的起源及形成過程，係以戰後國際組織捐贈脫脂奶粉為始，退出聯合國為終。而美援作為本研究時間範圍的重要事件，以下將進一步闡述營養午餐計畫中的麵食推廣運動，如何在營養午餐開辦時形成麵食的營養論述，實務上增進設備與人力，改變營養午餐的供餐內容，進而影響台灣國人的飲食習慣。本節並非論述政府推行之麵食推廣運動對於營養午餐的影響，而是以 1960 年代營養午餐計畫為主體，說明營養午餐計畫中形成麵食何以營養的論述，透過增購營養午餐中學校的麵食製作設備與機器，來實際改變營養午餐供餐主食，使台灣當時的學童，甚至國人的飲食習慣產生劇烈的變化。

在營養午餐中的麵食推廣，其重要性在於：第一，同時呼應了美國於 1950 年代對於日本的援助模式，於 1960 年代轉移到台灣；第二，擺脫了營養午餐推行時以補充學童便當中不足之營養的角色，全面性的在台灣供應以麵食作為主食的營養午餐，使得營養

午餐自補充營養，演變成能夠吃飽且不必自行攜帶午餐的關鍵。

（一） 自日本借鏡而來的麵食營養午餐制度

在台灣 1960 年代展開麵食推廣運動前，本研究需回顧 1950 年代日本麵食推廣運動形成的背景與原因，分析冷戰時期日本受援助物資推廣麵食之模式，對照並探究自日本借鏡而來的台灣麵食營養午餐制度。

前文提及日本因糧食危機而接受美國的援助進口小麥，同時政府在推廣運動中，不斷鼓吹美國營養科學研究麵食對於人體健康的成果，因此營養論述亦成為麵食推廣的成功關鍵之一(Solt, 2014)。1946 年 12 月，日本政府與盟軍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GHQ)協商後，發布《關於學校午餐實施的普及與獎勵辦法》，並與亞洲救濟授權機構(Licensed Agency for Relief in Asia, LARA)於東京千代田區永田町小學舉行物資捐贈儀式，引入物資如脫脂奶粉、小麥等作為學校午餐的食材(藤原辰史，2018)。接著，在美國農業部與美國小麥協會(U.S. Wheat Associates)的資助下，聯合日本政府厚生省、財團法人日本食生活改善協會與烏龍麵製造零售業者等，於 1956 年 10 月起共同展開全國性的麵食推廣運動，才能有效的消化傾銷的大量小麥與麵粉(劉志偉，2011)。

因此，日本的麵食推廣運動不僅史無前例，日後更成為許多國家仿效的對象。如同日本，其他美援受惠國政府於推廣麵食之時，亦與民間組織共同合作，此種模式顯然已成慣例(劉志偉，2011)。本研究以劉志偉(2011)與 Solt(2014)的推論為基礎，認為台灣麵食推廣運動路徑，是借鏡日本而來。

1950 年代，國際稻米價格高漲，而小麥價格甚至低於稻米。因此在台灣麵粉工業建立之前，1953 年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副主委尹仲容即提倡「以麵代米」的政策，鼓勵國內稻米出口，以賺取外匯提升國家競爭力。而推行政策的方法有以下三點：第一，發揮宣傳的力量；第二，對軍公教人員增加麵粉配給量；第三，調整麵粉及食米的價格比率，試圖將麵食引進台人的飲食中(黃登忠主編，1997)。然而，推廣糧食的農復會面對大量的的小麥傾銷，在 1950 年代仍不甚積極，且當時台灣人主食仍多為稻米，因此尚無實際措施。難以免於美援的壓力下，1950 年代後期，台灣區麵麥食品推廣委員會成立之後，將重心轉向如何食用麵食與增進營養健康。而且，相較於先前的以麵代米運動，委員會著重於如何烹調及食用麵食，以及食用麵食的價值，試圖讓麵食普及為社會大眾所接受(范燕秋，2018)。1961 年，麵粉工業同業公會舉行會員大會時，宣布組成「麵食推廣小組」積極推廣麵食運動(〈推廣麵食 訂定辦法〉，1962.08.04)。1966 年派員赴美受訓學習麵食烘焙技術，以回台發展烘焙糕餅業，同時於國內開設短期烘焙從業人

員培訓班，改良烘焙食品之技術與營養衛生（〈麵食烘焙技術 派員赴美受訓〉，1966.10.05）。

從 1950-1960 年代初期麵食推廣方向制度性的轉變，發現 1950 年代「以麵代米」的政策，為經濟層面的考量，透過配給、調整價格等消極作法來使民眾被動食用麵粉等麵食；1950 年代後期到 1960 年代初期透過麵食的營養論述來使民眾主動食用麵食，並從麵粉產業公會的成立可見，台灣的麵粉工業此時在透過政府的扶植下發展已相當蓬勃，同時派遣人員赴國外考察或培訓，企圖將烘焙麵食的技術傳回台灣。

藉由營養午餐之力推廣麵食，能夠大量的消耗美國援助而來的麵粉與小麥，1962 年由美援會、全國工業總會與台灣區麵粉公會共同訂定麵食推廣辦法，麵食推廣步驟其中一項為「在大都市中設立麵包廠——製成營養麵包為學童營養午餐，團體午餐及公教員工每日配食之用。」（〈推廣麵食 訂定辦法〉，1962.08.04）。1964 年 6 月美援而來的營養午餐計畫終於展開，美方撥款 570 萬美元分期供應小麥、奶粉、奶油及蕎麥。政府也將於二年內撥款約新台幣八千萬元採購本地食品及設備，與美援共同完成營養午餐計畫（〈供應學童午餐 美方同意撥款補助〉，1964.06.09）。前文提及桃園龍壽國校開辦營養午餐典禮，當天營養午餐主食即是麵粉製作的饅頭。此後，各縣市陸續展開營養午餐計畫同樣遵照麵食推廣辦法，以麵粉製成的饅頭作為主食。此外，學生的營養更不可因援助物資有限而忽略，因此台灣省教育廳頒定實施要點，希望各校能嚴格規定品質，報導中建議學生需要吃到的主副食包含饅頭、牛奶與麥粥、蔬菜濃湯或炒蔬菜，以及大豆、小魚乾和蛋類不得少於五公克等規範（〈國校供應營養午餐 嚴格規定品質標準〉，1966.09.15）。可見 1966 年續與美援簽訂的營養午餐計畫，講求營養均衡、主副食的搭配，主食為饅頭、麥粥等美國提供的營養物資，來讓學童擁有吃麵食的習慣。

從此段回溯台灣麵食推廣運動與營養午餐的關聯可知，第一，政府及麵粉工業皆有意識且具備設備、廠房等資本，將營養午餐視為銷售、消化麵粉的管道之一；第二，再連結至營養午餐計畫中，政府正在施行增設學校廚房、增加營養午餐預算等措施，以期美方援助。同時也由 1950 年的配給、調價等麵食相關的被動措施，轉向變成強調其食用可行性、營養論述並積極推廣，可見得當時的官方、企業及學校皆全面性投入麵食推廣運動。

（二） 麵食推廣運動機構公有化：麵食中心

營養午餐中的麵食推廣，自前文可推知 1959 年麵食推廣運動，以借鏡日本的經驗透過制度面的政策調整與營養論述，以及實務面增加設備與資本雙管齊下，使麵食推廣

運動成功進入校園。接著持續藉由在學校設立麵食中心，推廣麵食運動的機構公有化來賦予其合理性，使麵食中心得以穩定供應附近其他學校麵食作為營養午餐的主食。1965 年，政府執行營養午餐計畫的第二年，各縣市學校陸續供應營養午餐之外，農復會扶植私人食品企業成立麵食廠房與「台灣麵食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使得企業能夠自日本購置麵包機器，且具有物料、設備及運輸系統等資材，每天可生產一萬六千多磅麵包，供應北部學校午餐（〈遠東最大麵包工廠 麵食中心下月完工〉，1965.05.27）。1966 年，政府決議續辦營養午餐計畫，農復會將協助台灣麵食中心推行供應麵包，其中的配料會由食品公司長期供應，如臘腸、蔬菜臘腸、波隆那肉醬等（〈農復會將協助推行 公教學生營養午餐〉，1966.07.02）。從此可知，製作麵食和供應至學校的系統在單一企業中已經相當成熟，透過籌資合併成立公司，讓政府推動的私人企業能夠規模化生產麵食。又例如台北縣三重市正義國校：

定本月二十一日星期一起，特洽請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輔導之鮮牛奶監製所供應鮮奶，及台灣麵食中心以機器大量製造低成本麵包，用以廉價供應該校師生之中餐。（〈三重正義國校實施營養午餐〉，1966.11.21）

從報導中可推斷營養午餐計畫中，台灣麵食中心設立機械化廠房快速且大量地生產麵包，供應學童午餐，可使營養午餐的費用降低，讓供應營養午餐更加穩定。政府在麵食推廣運動中扶植並成立私有化機構時，許多經營方式直接取於日本，包含轉進自動製麵機器、工廠布置、設備安裝、操作人員訓練等，全都委由日方辦理（〈推廣麵食 明天講習〉，1964.10.25）。另一方面，自營養午餐開辦，期間若主食主要皆為饅頭，容易造成疲乏，因此時任木柵國校的校長劉山銘說：「本校於去年九月間辦理營養午餐以來，學童均不願吃饅頭，一再邀請改吃麵包，麵包工廠於六月竣工後，即可開始供應」（〈木柵國校決定 改善學童午餐〉，1965.05.06）。

教育廳眼見辦理營養午餐的學校主食過於單一，同時呼籲各校「應該多求主食的變化，而不僅注意副食，例如星期一、三、五吃麵包、饅頭或花捲，星期二、四、六便改吃炒飯之類，至於當作點心的長壽麵粥，則配合主食的變化，在一、三、五或二、四、六三天供應。」（〈廿五萬學童營養餐 明日開始供應〉，1966.09.14）在營養午餐中的主食供應麵包或麵條，能稍微減緩學童因長期供應饅頭作為主食而對於營養午餐的疲乏，也使得麵食推廣運動在營養午餐中顯現的困境獲得另一項解方。老松國校於 1967 年開辦營養午餐，校方供應的菜單為養生奶與沙拉、火腿或香腸麵包三種口味；自圖片中可看見學生仍得另外帶便當到校補充學校午餐的不足（如圖二）（〈北市六所國民學校 辦理自費營養午餐〉，1967.05.17；台灣新生報，1967）。老松國校於 1966 年的學生人數高達 11,110 人，為解決攜帶便當的困擾而開辦營養午餐，此時得仰賴麵食中心的規

模化生產，始能供應為數龐大的學校。



圖二 台北市老松國校於 1967 年 5 月 22 日試辦供應學童營養午餐

（資料來源：台灣新生報，1967）

自上述麵食中心公司的建立可知，第一，麵食中心在政府的協助下由企業家成立，設置廠房製作麵包，規模化生產，供應學校營養午餐作為主食。麵食的生產在續辦營養午餐計畫後趨近穩定，且配合其他如食品公司等食材，更加確切取代了學生從自家帶到學校的便當；第二，政府汲取美國在日本麵食推廣運動成功的經驗，自日本習得且具備製作麵包的技術、設備與人才，奠定了政府推動營養午餐計畫的施行基礎。於 1960 年代初期至 1972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為止，營養午餐中的主食多為由美援而來的麵粉或小麥、師法日本機器與技術製作成的饅頭和麵包，以及與白飯搭配的麥飯，於是麵食成為了 1960 年代營養午餐主食的種類之一。

接著 1960 年代末期至 1970 年代初期，台灣省教育廳以改善兒童營養與增進學童健康為由，陸續於桃園、雲林、嘉義、台南、澎湖等 5 個縣市共 7 所國小設立「麵食供應中心」，製作並運送附近其他國小學童午餐麵包、饅頭等麵食，麵食供應中心所需的烘焙設備由美國小麥協會贊助，廚房建設與運輸車輛由縣市政府與學校家長會出資（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1974：93）。從麵食中心的供應概況中發現，麵食供應中心的設立多集中於南部，雖無確切文獻說明選擇地點設立麵食中心的原因為何，就麵食中心大部分位於南部如雲林、嘉義、台南等縣市可知，這些縣市為台灣生產稻米的重鎮，

麵食生產量及供應學校數量與北部其他縣市不相上下，可見政府與美方以台灣米倉中南部地區為主，積極將營養午餐做為推廣麵食的媒介，試圖反轉過去台灣以米為尊的主食飲食習慣。

藉由營養午餐推廣麵食，消耗美援而來的小麥及麵粉，從表二中可見政府在推廣麵食運動後，雖然白米佔每人每日主食平均消費量三種主食的比例，自 1963 年 83.65% 仍增長至 1971 年的 91.71%，甘藷在這 8 年間比例減少近 10%，麵粉自 1963 年的 1.46% 緩速增長至 1971 年的 2.23%。加上根據台灣省政府糧食處調查家戶糧食的消費型態，可見 1968 年米麵同吃的比例由 10.37%，提升至 1977 年的 23.44%，會選擇麵食的人也從 13.87% 提升至 23.58%（黃登忠主編，1997）。可見在台灣政府積極推行麵食推廣運動，以及營養午餐中主食多為饅頭、麵包的情形下，台灣人的主食習慣從過去「以米為尊」的狀態轉變為「米麵共食」，而政府在國際農糧體制下，透過營養午餐計畫等行動，改變學生往後長大成人的飲食習慣。

表二 每人每日主食平均消費量與比例（單位：公克）

年代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白米	392.6	395.13	391.96	392.92	394.01	381.09	383.59	384.52	380.11
比例	83.23%	81.56%	85.03%	89.48%	89.67%	89.95%	88.23%	90.25%	91.71%
麵粉	6.91	6.37	5.88	6.1	7.31	11.78	8.8	8.97	9.25
比例	1.46%	1.31%	1.28%	1.39%	1.66%	2.78%	2.02%	2.11%	2.23%
甘藷	72.19	82.98	63.12	40.11	38.07	30.82	42.36	32.59	25.11
比例	15.30%	17.13%	13.69%	9.13%	8.66%	7.27%	9.74%	7.65%	6.06%

（資料來源：黃登忠主編，1997：365）

1979 年省議員張貴木及呂秀惠發現營養午餐中的主食多為麵食的問題，質詢政府營養午餐一直供應饅頭和麵包，建議改為米飯，以減少麵粉進口量，不過政府回覆質詢意見時，認為學校廚房目前設備較適於供應麵食，米食則視情況增加，希望能改善主食供應的種類為麵條、麵包、饅頭及米飯四種輪流供應（臺灣省議會，1979）。1990 年代初期，政府發現稻米生產過多，加上速食進駐台灣，學童喜愛並且習慣選擇速食與麵包作為午餐，此時，政府開始提倡食米運動，推廣米食，而 1960 年代因麵食推廣運動而設立的麵食中心存廢問題甚囂塵上（洪淑惠，1991.10.17）。部分麵食中心因學生人數減少、麵食推廣運動不再而消失，但仍有麵食中心例如雲林縣鎮東國小、台南縣大成國小（今台南市善化區大成國小）等至今亦為鄰近學校合作社及廚房製作麵包、饅頭。

效仿日本麵食推廣運動的模式，1959-1972 年的麵食推廣運動，就營養午餐而言，有以下三點結論：第一，政府深知供應營養午餐能夠消耗大量的麵食，因此不僅與美方扶植企業投資，設立工廠大規模生產麵食，運送至各校，更進一步在校園內設立麵食中心，以設備與技術皆具備一定且完整的基礎下，大量供應學校與鄰近他校午餐如饅頭、麵包及麵條等所需之主食。第二，營養午餐在麵食推廣運動之後來到穩定並規模化供應的階段，搭配主、副菜成為完整的一餐，不需再由家中帶便當到校午餐。第三，藉由營養午餐進行麵食推廣運動，成功將國人「以米為尊」變成「米麵共食」的主食飲食習慣。

五、 結論

本研究首先回顧歐洲、美國與日本三地營養午餐的形成背景，以釐清台灣營養午餐起源的說法。對照歐洲的營養午餐係因社會福利與援助的概念為前提之下展開，依此推定 1951 年聯合國捐贈奶粉至台灣為營養午餐的開端。而於 1960 年代開展的「午膳湯」計畫，這類將各種食材放入湯中烹調，且可禁得起久煮、不甚講求味道與口感，形式似粥的什錦湯自歐洲中世紀盛行的救濟食物史脈絡中皆可發現。

1960 年代美國與世界糧農組織援助台灣物資，傾銷大量的麵粉與小麥，政府在國庫經費短缺且須配合物資進口的狀態下，仍強力加強學校廚房設備、人才培訓，營養午餐計畫得以照實執行，且在美國的援助下供應狀況趨於穩定。一主食、一菜與一湯的食物結構與目前營養午餐較為相近，因此學童可不需自家中攜帶便當到校。然而，主食因援助物資緣由多為麵食，因此政府與美國共同效仿日本麵食推廣運動之經驗，在營養午餐中推行麵食，成功將國人「以米為尊」變成「米麵共食」的主食飲食習慣。因台灣退出聯合國，援助營養午餐之計畫於 1972 年提前結束。

本研究希冀梳理營養午餐之起源與形成初期之過程，來還原與對照台灣與歐、美、日三地辦理營養午餐之經驗及歷史脈絡，彰顯營養午餐發展之獨特性。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三重正義國校實施營養午餐〉，1966.11.21，《台灣民聲日報》，第 6 版。[Sanchong's Zhengyi Elementary School Implements School Lunches. (1966.11.21). *Taiwan People's Voice Daily*, p. 6.]
- 〈廿五萬學童營養餐 明日開始供應〉，1966.09.14，《聯合報》，第 2 版。[School Meals for 250,000 Schoolchildren Available Starting Tomorrow. (1966.09.14). *United Daily News*, p. 2.]
- 〈廿萬學童九月份起 可獲營養午餐供應〉，1964.08.07，《聯合報》，第 2 版。[Starting September, 200,000 Schoolchildren Eligible for School Lunch Supply. (1964.08.07). *United Daily News*, p. 2.]
- 〈木柵國校決定 改善學童午餐〉，1965.05.06，《聯合報》，第 6 版。[Muzha Elementary School Decides to Improve Children's Lunches. (1965.05.06). *United Daily News*, p. 6.]
- 〈北市六所國民學校 辦理自費營養午餐〉，1967.05.17，《聯合報》，第 2 版。[Six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ity Offer Paid School Lunches. (1967.05.17). *United Daily News*, p. 2.]
- 〈本縣下月試辦學童營養午餐〉，1964.08.24，《正氣中華日報》，第 4 版。[County to Pilot School Lunches Next Month. (1964.08.24). *Righteous Chinese Daily News*, p. 4.]
- 〈供應二十萬學童午餐 九月開始實施〉，1964.07.07，《中央日報》，第 3 版。[Implementation of Lunch Provision for 200,000 Schoolchildren Starting September. (1964.07.07). *Central Daily News*, p. 3.]
- 〈供應學童午餐 美方同意撥款補助〉，1964.06.09，《中國時報》，第 2 版。[U.S. Agrees to Allocate Funding to Support Children's Lunch Program. (1964.06.09). *China Times*, p. 2.]
- 〈供應學童營養午餐 昨在桃縣行開辦典禮〉，1964.10.17，《聯合報》，第 2 版。[School Lunch Program Launched Yesterday in Taoyuan County. (1964.10.17). *United Daily News*, p. 2.]
- 〈省府決撥七百餘萬 充實營養午餐設備〉，1967.01.24，《聯合報》，第 2 版。[Provincial Government Allocates Over Seven Million to Enhance Nutritious Lunch Equipment. (1967.01.24). *United Daily News*, p. 2.]

- 〈美將在本年贈我億磅食品 由教會轉地方政府分配〉，1963.07.19，《聯合報》，第 2 版。[The U.S. to Donate 100 Million Pounds of Food This Year, to Be Transferred by Churches to Local Governments for Distribution. (1963.07.19). *United Daily News*, p. 2.]
- 〈桃園議會縣府，向教育廳爭取學童營養午餐〉，1963.04.12，《台灣民聲日報》，第 5 版。[Taoyuan Council and County Government Advocate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Children's Nutritious Lunches. (1963.04.12). *Taiwan People's Voice Daily*, p. 5.]
- 〈國校供應營養午餐 學童健康顯著增進〉，1966.06.07，《聯合報》，第 3 版。[School Lunch Program Enhances Children's Health Significantly. (1966.06.07). *United Daily News*, p. 3.]
- 〈國校供應營養午餐 嚴格規定品質標準〉，1966.09.15，《中國時報》，第 2 版。[Strict Quality Standards Implemented for School Lunches. (1966.09.15). *China Times*, p. 2.]
- 〈基督教福利會決定 自今秋九月起 停供營養午餐〉，1963.03.24，《聯合報》，第 2 版。[The Christian Welfare Association Decides to Cease Providing Nutritious Lunches Starting This Autumn in September. (1963.03.24). *United Daily News*, p. 2.]
- 〈推廣麵食 明天講習〉，1964.10.25，《聯合報》，第 5 版。[Promotion of Noodle Dishes: Seminar Tomorrow. (1964.10.25). *United Daily News*, p. 5.]
- 〈推廣麵食 訂定辦法〉，1962.08.04，《徵信新聞報》，第 6 版。[Promotion of Noodle Consumption: Establishment of Guidelines. (1962.08.04). *Credit News*, p. 6.]
- 〈教員生活清苦情緒低落 省議員促速訂獎勵辦法〉，1961.06.17，《聯合報》，第 2 版。[Teachers Facing Hardship and Low Morale: Provincial Legislators Urge Swift Implementation of Incentive Policies. (1961.06.17). *United Daily News*, p. 2.]
- 〈農復會將協助推行 公教學生營養午餐〉，1966.07.02，《聯合報》，第 2 版。[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to Assist in Implementing School Lunches for School Students. (1966.07.02). *United Daily News*, p. 2.]
- 〈遠東最大麵包工廠 麵食中心下月完工〉，1965.05.27，《中央日報》，第 5 版。[Far East's Largest Bread Factory: Noodle Center to Be Completed Next Month. (1965.05.27). *Central Daily News*, p. 5.]
- 〈澎供應學童營養午餐 定九一起開始舉辦〉，1964.08.20，《台灣民聲日報》，第 7 版。[School Lunch Program to Be Implemented in Penghu Starting September 1. (1964.08.20). *Taiwan People's Voice Daily*, p. 7.]
- 〈學童營養午餐今行開辦典禮〉，1964.10.31，《馬祖日報》，第 2 版。[Ceremony Held Today to Launch School Lunch Program. (1964.10.31). *Mazu Daily News*, p. 2.]

- 〈學童營養午餐 北縣五國校 下學期開始〉，1962.12.13，《聯合報》，第 2 版。[School Lunch Program to Start at Five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Next Semester. (1962.12.13). *United Daily News*, p. 2.]
- 〈學童營養午餐計劃 下學期擴大辦理〉，1968.11.17，《聯合報》，第 2 版。[Expansion of School Lunch Program Planned for Next Semester. (1968.11.17). *United Daily News*, p. 2.]
- 〈學童營養午餐計劃核定〉，1967.08.20，《經濟日報》，第 5 版。[Approval of Children's School Lunches Program. (1967.08.20). *Economic Daily*, p. 5.]
- 〈麵食烘焙技術 派員赴美受訓〉，1966.10.05，《中國時報》，第 5 版。[Delegation Sent to the U.S. for Noodle Baking Technique Training. (1966.10.05). *China Times*, p. 5.]
-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59，《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工作報告 第十期》，台北：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1959). *Work Report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X)*. Taipei: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60，《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工作報告 第十一期》，台北：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1960). *Work Report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XI)*. Taipei: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61，《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工作報告 第十二期》，台北：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1961). *Work Report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XII)*. Taipei: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 王文昕，2018，〈今天中午吃什麼？校園營養午餐發展史〉，《觀·台灣》，第 39 期，頁 26-29。[Wang, Wen-xin. (2018). What's for Lunch Today? A History of School Lunches Development. *Watch Taiwan*, 39, 26-29.]
-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菸廠，1951，〈聯合國國際兒童急救基金會撥贈台灣省政府各救濟院所奶粉〉，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7742000K/0040/A 總 185A/1。[Taiwan Tobacco & Liquor Corporation, Taipei Cigarette Factory. (1951). The Children's Emergency Aid Foundation Allocates Formula Milk to Various Relief Agencies under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File Number: A307742000K/0040/A 總 185A/1.]
- 台灣新生報，1967，〈台北市老松國校試辦供應學童營養午餐〉（照片），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收存系統，<https://cmsdb.culture.tw/object/5C7A3BA7-7DBA-468A-9F28-6F4A59018A05>，瀏覽日期：2023.01.30。[Taiwan Shin Sheng Daily News. (1967). Taipei City Laosong Elementary School Pilot Program for Providing School Lunches

- to Students [Photograph]. Ministry of Culture Taiwan Cultural Memory Bank. Retrieved January 30, 2023, from <https://cmsdb.culture.tw/object/5C7A3BA7-7DBA-468A-9F28-6F4A59018A05>.]
- 朱珮琪，2005，〈《台籍菁英的搖籃：台中一中》〉，台中：向日葵文化。[Chu, Pei-chi. (2005). *The Cradle of Taiwanese Elite: Taichung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Taichung: Sunflower Press.]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22，〈《國民所得統計年報 111 年》〉，台北：行政院主計總處。[Executive Yuan,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2022). *National Accounts Yearbook in 2022*. Taipei: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 行政院新聞局，1964，〈桃園縣龍壽國小舉行台灣省供應兒童營養午餐開辦典禮〉（照片），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0633716，https://nrch.culture.tw/view.aspx?keyword=%E7%87%9F%E9%A4%8A%E5%8D%88%E9%A4%90%E9%96%8B%E8%BE%A6%E5%85%B8%E7%A6%AE&s=633716&id=0005032114&proj=MOC_IMD_001#，瀏覽日期：2023.08.18。[Executive Yu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1964). Opening Ceremony for the Taiwan Province Children's Nutritious Lunch Program at Longshou Elementary School, Taoyuan County [Photograph]. National Repository of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ID: 0000633716. Retrieved August 18, 2023, from https://nrch.culture.tw/view.aspx?keyword=%E7%87%9F%E9%A4%8A%E5%8D%88%E9%A4%90%E9%96%8B%E8%BE%A6%E5%85%B8%E7%A6%AE&s=633716&id=0005032114&proj=MOC_IMD_001#.]
- 吳仁宇，1994，〈國際學校午餐發展之趨勢〉，《學校衛生》，第 25 期，頁 58-70。[Wu, Jen-yu. (1994).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School Lunch Development. *School Hygiene*, 25, 58-70.]
- 吳仁宇，2013，〈我國學校午餐發展史紀要〉，《學校衛生》，第 63 期，頁 89-102。[Wu, Jen-yu. (2013).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chool Lunches in Our Country. *School Hygiene*, 63, 89-102.]
- 吳佩陵，2015，〈台灣學校午餐的形塑與發展（1951-201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Wu, Pei-ling. (2015).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chool Lunch in Taiwan (1951-2014)*.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Culture, and Languag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 吳敏樹，1963.01.22，〈湖口國校學童 大啖營養午餐〉，《聯合報》，第 6 版。[Wu, Ming-shu. (1963.01.22). Students at Hu-ko Elementary School Enjoying School Lunches. *United Daily News*, p. 6.]
- 李傳登，1971，〈台北縣柑園國民小學營養午餐供應簡介〉，《國民教育》，第 18 卷 4 期，頁 10-11。[Li, Chuan-deng. (1971).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hool Lunch Program at Gan-yuan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National Education*, 18(4), 10-11.]
- 洪淑惠，1991.10.17，〈農委會建議：米食政策進校園 學校麵食中心 改為米食中心〉，《聯合晚報》，第 6 版。[Hung, Shu-hui. (1991.10.17). Council of Agriculture Suggests: Introducing Rice Policy into Schools, Transforming Noodle Centers into Rice Centers. *United Evening News*, p. 6.]
- 洪麗雯，2011，〈日治時期台灣牛乳飲用的開展與文化意涵〉，《中國飲食文化》，第 7 卷第 2 期，頁 81-122。[Hung, Li-wen. (2011). The Development of Consumption of Cow's Milk in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7(2), 81-122.]
- 范燕秋，2018，〈美援、農復會與 1950 年代台灣的飲食營養措施——以美援相關檔案為中心〉，《國史館館刊》，第 55 期，頁 83-126。[Fan, Yen-chiou. (2018). U.S. Aid, JCRR, and the Measures of Dietary Nutrition in the 1950s Taiwan: Exploring Agency Archives Related to U.S. Aid. *Bulletin of Academia Historica*, 55, 83-126.]
- 孫金泉，1985，〈飢餓的孩子無法學習——學校午餐供應史憶〉，《師友月刊》，第 212 期，頁 9-11。[Sun, Jin-chuan. (1985). Hungry Children Cannot Learn: Memories of School Lunch Supply History. *The Educator Monthly*, 212, 9-11.]
- 孫金泉，1986，〈台灣省學生午餐供應計畫之發展與現況〉，收錄於行政院衛生署編，《國民營養指導手冊》，台北：行政院衛生署，頁 53-59。[Sun, Jin-chuan. (1986).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us of the School Lunch Supply Program for Students in Taiwan Province. In Department of Health, Executive Yuan (Ed.), *National Nutrition Guidance Manual* (pp. 53-59). Taipei: Department of Health, Executive Yuan.]
- 徐良維，2012，〈日本學校給食制度及其對我國營養午餐制度化之啓示〉，《教育資料與研究》，第 106 期，頁 83-104。[Hsu, Liang-wei. (2012). The School Meal System in Japa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chool Lunches in Taiwan.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Research*, 106, 83-104.]
- 秦先玉，2013，〈衍生物、舊東西與變種：台灣間熱式電鍋炊煮系統，1950s-1970s〉，《科技、醫療與社會》，第 17 期，頁 127-186。[Chin, Hsien-yu. (2013). Derivations, Mutations and Conventional Appliances: The Indirect Heating Rice Cooker in Taiwan, 1950s-1970s. *Taiwanese Journal for Studi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7, 127-186.]

- 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1974，新北：正中書局。[Ministry of Education, Yearbook Compilation Committee (Ed.). (1974). *The Fourth Education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ew Taipei: Cheng Chung Publishing.]
- 許銘欽，1995，〈學童午餐何去何從——從日本的學校給食制度談起〉，《教師天地》，第 79 期，頁 38-41。[Hsu, Ming-chin. (1995).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chool Lunches: Insights from Japan's School Meal System. *Teacher's World*, 79, 38-41.]
- 陳玉箴，2017，〈依附與競爭：戰後初期美援下的台灣乳業（1945-1965）〉，《中國飲食文化》，第 13 卷第 1 期，頁 35-73。[Chen, Yu-jen. (2017). Dependence and Competition: The Dairy Industry in Taiwan during the Post-War and US-aid Period (1945-1965). *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13(1), 35-73.]
- 曾坤陽，1985，〈日本的學校給食〉，《師友月刊》，第 212 期，頁 36-39。[Zeng, Kun-yang. (1985). School Meals in Japan. *The Educator Monthly*, 212, 36-39.]
- 黃登忠主編，1997，〈台灣百年糧政資料彙編：第一篇 一百年來台灣糧政之演變〉，南投：臺灣省政府糧食處。[Huang, Deng-zhong (Ed.). (1997). *Compilation of Taiwan's Century-Long Grain Policy Data: Vol. 1.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Grain Policy Over the Past Century*. Nantou: Food Bureau,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 臺灣省政府，1965a，〈教育廳廳長潘振球：國民學校午餐計劃實施以來各縣市均有良好反應，希望能擴大舉辦……（略）〉，《臺灣省政府首長會議第 13 次會議》，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號：00502001320（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671745hWQ7EHu#70J>）。[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1965a). Directo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an Zhenqiu: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ool Lunch Program, All Counties and Cities Have Responded Positively and Hope to Expand the Program.... *The 13th Meeting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of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Collection Number: 00502001320 (Taiwan Historica's Document and Archive Inquiry System,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671745hWQ7EHu#70J>).]
- 臺灣省政府，1965b，〈經濟建設及經濟動員計劃審議委員會副主委朱致一……（略）〉，《臺灣省政府首長會議第 16 次會議》，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號：00502001633（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671779=Pjr64=#4dl>）。[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1965b). Deputy Chairperson of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Mobilization Planning Review Committee, Zhu Zhiyi.... *The 16th Meeting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of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Collection Number: 00502001633]

(Taiwan Historica's Document and Archive Inquiry System,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671779=Pjr64=#4dl>).]

臺灣省政府，1965c，〈黃杰主席：美國大使館新任經濟參事布朗先生與國際開發總署駐華代表霍夫曼先生十月十九日與本人會談有關學童營養午餐問題……（略）〉，《臺灣省政府首長會議第 22 次會議》，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號：00502002202（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671788VjJKFM9#f4l>）。[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1965c). Chairman Huang Jie: U.S. Embassy's New Economic Counselor, Mr. Brown, and USAID Representative, Mr. Hoffman, Discussed with Me on October 19 Regarding Schoolchildren's Nutritious Lunches.... *The 22th Meeting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of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Collection Number: 00502002202 (Taiwan Historica's Document and Archive Inquiry System,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671788VjJKFM9#f4l>).]

臺灣省議會，1979，〈案由：為國民小學實施營養午餐一直供應饅頭或麵包，建議改為供應米飯以減少麵粉進口增加食米消費案〉，《臺灣省議會公報》，第 41 卷第 17 期，頁 1360（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公報，典藏號：003-06-02OA-41-5-4-05-02009，https://drtpa.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66474RBwX=z_#DD8b3）。[Taiwan Provincial Council. (1979). Proposal: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Providing Buns or Bread for Elementary School Lunches, Suggesting Switching to Rice to Reduce Flour Imports and Increase Rice Consumption. *Taiwan Provincial Council Gazette*, 41(17), 1360. (Taiwan Historica's Taiwan Provincial Council Historical Archive: Gazette. Collection Number: 003-06-02OA-41-5-4-05-02009. https://drtpa.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66474RBwX=z_#DD8b3).]

趙既昌，1985，《美援的運用》，台北：聯經出版。[Chao, Ji-chang. (1985). *Utilization of the U.S. Aid*. Taipei: Linking Press.]

劉志偉，2011，〈國際農糧體制與國民飲食：戰後台灣麵食的政治經濟學〉，《中國飲食文化》，第 7 卷第 1 期，頁 1-59。[Liu, Chi-wei. (2011). International Food Regimes and National Di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s Wheat Foods. *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7(1), 1-59.]

Hirschfelder, Gunther 著、張志成譯，2004，《歐洲飲食文化：吃吃喝喝五千年》，台北：左岸文化。[Hirschfelder, Gunther. (2004). *Europäische Esskultur* (Chi-cheng Chang, Trans.). Taipei: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二、日文書目

- 〈すくすく育て坊や嬢や〉，1943.11.03，〈台灣日日新報〉，第3版。[Properly Raising Adolescents. (1943.11.03). *Taiwan Daily News*, p. 3.]
- 〈活氣溢ろ、濟美座談會〉，1930，〈社會教育〉，第3期，頁9-10。[Vibrant Dialogue: Saimi Symposium. (1930). *Social Education*, 3, 9-10.]
- 〈養護訓導試験の檢定標準〉，1941，〈台灣學校衛生〉，第4卷第4期，頁68-69。[Certification Standards for the Nurturing and Instruction Officer Examination. (1941). *School Hygiene in Taiwan*, 4(4), 68-69.]
- 藤原辰史，2018，〈給食の歴史〉，東京：岩波書店。[Fujihara, Tatsushi. (2018). *History of School Lunch*. Toky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三、英文書目

- Crawley, H. (2005). *Eating Well at School: Nutritional and Practical Guidelines*. London: The Caroline Walker Trust.
- Ellis, G. E. (1875). *Memoir of Sir Benjamin Thompson, Count Rumford, with Notices of His Daughter*.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 Evans, C. E. & Harper, C. E. (2009). A History and Review of School Meal Standards in the UK. *Journal of Human Nutrition and Dietetics*, 22, 89-99.
- Gunderson, G. W. (2003). *The National School Lunch Program: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Nova Publisher.
- Hardy, A. (1995). Beriberi, Vitamin B1 and World Food Policy, 1925-1970. *Medical History*, 39(1), 61-77.
- Kellogg, D. O., Baynes, T. S. & Smith, W. R. (Eds.). (1903).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A Dictionary of Arts, Sciences, and General Literature* (9th ed.). NY: Werner.
- Levine, S. (2013). *School Lunch Politics: The Surprising History of America's Favorite Welfare Progra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guelonne, T. (1992). *A History of Food*. NJ: Blackwell Pub.
- Morgan, D. (1979). *Merchants of Grain*. New York: Viking Press.
- Solt, G. (2014). *The Untold History of Ramen: How Political Crisis in Japan Spawned a Global Food Craze*. CA: Blackwell Reference.

- Spang, L. R. (2007). *The Invention of the Restaurant: Paris and Modern Gastronomic Cultur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lker, H. (1996). *Cooks and Other People: Oxford Symposium on Food and Cookery*. London: Prospect Books.

Analysis of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Process of School Meals in Taiwan (1951-1972)

Wang, Wan-yu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trace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the school meal program in Taiwan, starting from the donation of skim milk by th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in 1951, to the term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in 1972, and the subsequent independent management of the program. It explores the origins and initial supply of the school meal program, as well as the transitions and the impacts it brought about. The study identifies four main findings: First, it suggests that the initiation of the school meal program in Taiwa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donation of powdered milk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1951, inspired by the European concept of school meals as part of social welfare and aid. This was followed by the "Lunch Soup" program in the 1960s, which diversified both the sources of aid and ingredients compared to the powdered milk period, while fostering concepts of nutrition and agriculture among students.

Second, between 1961 and 1964, while seeking and anticipating ai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school meal program transitioned from merely advocating nutritional education in the 1950s to actively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program.

Third, from 1964 to 1968, with the formal assista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mminent implementa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viewed the school meal program as an effective means to improve enrollment rates. Consequently, it proposed a five-year plan to the UN World Food Programme. However, due to Taiwan's withdrawal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he program ended prematurely in 1972.

Last, with the influx of American aid materials such as soybeans and wheat, the school lunch program became one of the channels for consuming these commodities. To promote wheat-based food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llaborated to establish noodle companies, and schools set up noodle centers for mass production. This collaboration led to a

shift in Taiwanese dietary habits, from being predominantly rice-based to a combination of rice and noodles.

Keywords: school meal, school meal program, US Aid, Wheaten Food Promotion Campaign